

私人生活场景

人生的开始

巴尔扎克著



私人生活场景

人生的开始

〔法〕巴尔扎克著

许渊冲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onoré de Balzac
UN DEBUT DANS LA VIE

本书根据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27 年版译出

私人生活场景
人 生 的 开 始
〔法〕巴尔扎克著
许渊冲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33,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7,000 册

书号: 10188·448 定价: (六) 0.62 元

目 次

一	皮埃罗坦要过好日子，美中不足的是	
	什么	1
二	总管危险了	14
三	同车的旅客	33
四	赫赫有名的捷尼·乔治的孙子	57
五	密斯提格里崭露头角	71
六	好戏开场了	89
七	莫罗家里不便外扬的事	110
八	好戏的收场	123
九	母亲伤心了	137
十	卡尔多姑丈	146
十一	律师事务所的生活谐趣	158
十二	拉·弗洛朗蒂娜·伊·卡比罗洛侯爵	
	夫人	176
十三	又闯了一次祸	189
十四	奥斯卡最后的错误	205
	译者后记	221

皮埃罗坦要过好日子，美中不足的是什

在离今天不远的将来，铁路会使某些行业销声匿迹，会使另外一些行业改弦易辙，尤其是那些和巴黎郊区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有关的行业。因此，不久以后，本书中的人和物，也许就只会具有考古学上的价值。我们的后辈将来会把这个时代叫做旧时代，但是，他们难道会不乐意知道旧时代的社会文物吗？盛行了一个世纪的颇有情趣的两轮公共马车，停在协和广场上，挤得皇后大道水泄不通。在一八三〇年，这种马车还多得数不清，现在却不见踪影了；到了一八四二年，即使郊外有最引人入胜的盛会，也难得在路上看见一辆这样的马车。

在一八二〇年，巴黎和以风景闻名的郊区之间，并不都有定时的班车来往。然而，在巴黎方圆十五法里^①以内的人烟稠密的市镇中间，杜夏父子车行却垄断了客车运输，并且成了圣德尼城厢大街生意最兴隆的车行。虽然它招牌老，资金多，办事勤快，经营有方，有统筹划一的种种方便，但它却发现圣德尼城厢的两轮公共马车，在和它拼命争夺周围七、八法里以内的生意。巴黎人对郊游的兴致是这样高，郊区的小车行也利用当地的便利条件，和杜夏父子的小运输

行竞争起来了。把杜夏车行叫做小运输行，那是和蒙马特大街的大运输行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期，杜夏车行的生意兴隆，使得许多投机商人眼红。于是不管到巴黎郊外哪个小地方去，都有一些车行会派出漂亮、迅速、舒适的马车，定时从巴黎出发，定时回巴黎去。结果，在巴黎周围十法里以内，在各条城镇交通线上，都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两轮公共马车被挤垮了，不能再走五、六法里的长途，它就改走短程，这样又维持了几年。最后，四轮公共马车显示了用两匹马拉十八个旅客的优越性，那时，两轮公共马车才不得不服输，退出舞台。今天，如果还有这种行动不便的两轮马车的话，那也只是在专门拆卖马车零件的旧货店里，才偶尔看得见一辆，它的结构和装备都成了研究文物的资料，就象屈维埃^②从蒙马特石膏矿里找出来的古生物化石一样。

从一八二二年起，投机商人就和杜夏父子车行竞争，也使当地的小车行受到威胁，好在小车行的车辆往来城镇之间，通常都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小车行的老板同时也是车夫兼车主，又是对本地的人情世故、物质利益都了如指掌的旅馆老板。他做生意非常精明，常帮旅客一点小忙，却并不要求相应的代价，这样一来，他赚到的甚至比杜夏运输行还多。他会过关漏税。在必要时，他还会违犯规章，多搭几个乘客。总而言之，他和老百姓有交情。因此，即使在有竞争的时候，老车夫虽然不得和他的对手平分

① 古时一法里大约等于现在四公里半。

② 屈维埃(1769—1832)：法国古生物学家。

一个礼拜的生意，但是总有些人宁愿晚点动身，也要和他们熟悉的老车夫作伴同行，尽管他车马的安全情况并不太叫人放心。

有一条路线杜夏父子车行企图垄断，结果竞争更加激烈，那就是从巴黎到瓦兹河上博蒙的大路。直到今天，有人还在和杜夏的继承人杜路兹竞争。这条路线上的生意好得出奇，在一八二二年，已经有三家车行同时跑这条线。尽管杜夏小运输行降低票价，增加开车班次，购置美观的车辆，竞争还是继续不断；因为这条路线的收益非常大，路上有圣德尼和圣布里斯这样的小市镇，还有皮埃菲特、格罗斯莱、埃库安、蓬塞尔、穆瓦塞尔、巴耶、蒙苏尔特、马弗利埃、弗朗孔维尔、普雷斯勒、努安代尔、内尔维尔等村镇。于是杜夏运输行把这条路线延长到香布利，竞争也就到了香布利。今天，杜路兹运输行竟把路线一直延长到博韦了。

在这条通往英国的大路上，有个地方名叫“地窖”，从地形的观点看来，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妙。这里有一条路，通过瓦兹河流域一个风景秀丽的峡谷，直到伊勒—亚当城。这个小城出名的理由有两层：一来它是绝了后嗣的伊勒—亚当家族的发祥地，二来它是波旁—孔蒂王族的故居。伊勒—亚当是个美得迷人的小城，两旁靠着两个大村子：诺让村和帕曼村。这两个村子都以精美的石矿而远近闻名，矿石不但运到巴黎，而且也出口，去建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比如布鲁塞尔大剧团圆柱的基石和雕饰就是用诺让石做的。这带地方虽然风景美妙，而且还有一些王公僧侣或者杰出的

画家修建的著名的别墅，例如卡桑、斯托尔、勒瓦尔、努安代尔、佩尔桑等等，但在一八二二年，这带地方的交通运输居然没有出现竞争，而是由两个马车夫商量好了来共同经营的。

这带地方处在竞争之外的理由不难解释，因为它不在通往英国的大路上，而只有一条石子路从大路上的“地窖”通到伊勒一亚当。这是孔蒂王族出钱铺好的路，全长只有两法里；没有哪家车行愿意从大路上绕这么大的弯子到这里来，何况那时伊勒一亚当又在路的尽头，石子路到这里也就完了。最近几年，有一条大路把蒙莫朗西峡谷和伊勒一亚当峡谷连了起来，从圣德尼起，沿着瓦兹河，经过圣一勒一塔韦尼、梅吕、伊勒一亚当，一直通到博蒙。但在一八二二年，到伊勒一亚当的唯一道路，就只有孔蒂王族铺的这条石子路。

因此，皮埃罗坦和他的搭档垄断了从巴黎到伊勒一亚当的交通运输，地方上的人都喜欢他们。他们的马车来往斯托尔、勒瓦尔、帕曼、香巴尼、穆尔、普雷罗尔、诺让、内尔维尔、马弗利埃等地之间。皮埃罗坦是这样出名，连蒙苏尔特、穆瓦塞尔、巴耶和圣布里斯的居民，虽然就住在大路旁边，也来搭他的车，因为在他的马车里找到座位的机会更多，而开往博蒙的班车却老是满座的。皮埃罗坦和他的搭档相安无事。他们一辆马车从伊勒一亚当出发，另外一辆就从巴黎动身回来，交叉往来，其实谈不上什么竞争。皮埃罗坦已经得到了当地人的好感。再说，在这两个马车夫之中，

只有皮埃罗坦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并非完全虚构的故事里出场。因此，只要知道他们两个一面进行正大光明的竞争，客客气气争取乘客，一面还是和睦相处，也就够了。他们为了节省开支，在巴黎住的是同一家旅馆，合用一个院子，一个马房，一个车棚，一个营业处，一个办事员。这些细节也足以说明皮埃罗坦和他的搭档，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是怎样一对“随和的人”了。

他们住的旅馆叫做“银狮旅馆”，座落在昂染街街角上，现在还在那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家旅馆就专门接待马车夫。旅馆老板自己也开了一家车行，专走达马坦一条路线，他的车行地位如此巩固，连它对门的邻居杜夏小运输行也不敢派车辆去抢它的生意。

虽然马车应该在固定的时刻开到伊勒—亚当去，皮埃罗坦和他的搭档在这方面却总有点拖拖沓沓，如果说这种拖沓使他们得到了本地人的好感，却也的确该受到习惯于按时开车的外地客人的严厉批评；但他们的马车是半公半私的班车，所以他们总会在老主顾里面，找得到为他们说好话的人。下午，四点钟的班车一直要拖到四点半才出发；早上，虽然规定是八点开车，但却从来没有在九点以前开出去过。此外，他们自己的这套规矩还有非常大的伸缩性。夏天，那是马车夫的黄金时代，开车时刻是要陌生的旅客严格遵守的，不过对本地人还是有伸缩的余地。这个办法使皮埃罗坦有可能把一个座位卖两次钱，如果有个本地人临时来买票，而又有一个订了座的“倒楣鬼”来晚了的话。在循

规蹈矩的人看来，这种伸缩性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皮埃罗坦和他的搭档却推说“时世艰难”啦，冬天亏了本啦，不久要买新马车啦，最后，还推说应该严格遵守章程上的规定，其实章程只有极少几份，而且只给那些硬要看的旅客看看。

皮埃罗坦是个四十岁的人，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在一八一五年军队遣散时期^①，他就离开了骑兵团，继承了他父亲的旧业。他父亲也是马车夫，驾着一辆不能得心应手的两轮马车，来往于伊勒—亚当和巴黎之间。皮埃罗坦娶了一个小客店老板的女儿之后，就扩充了伊勒—亚当班车的业务，使班车正规化。他做人精明，还象军人一样一丝不苟，使得人家都对他刮目相待。皮埃罗坦（这个名字可能是个别号^②）手脚敏捷，做事果断，面部神态变化无常，在那饱经风霜的红糟脸上，已经刻下了一种世故的表情，看起来好象是机灵的神气。此外，他走过的地方多，见过的世面广，随便碰到什么人都能攀谈起来。他的声音，因为习惯于和马说话，习惯于吆喝“当心马车”，也变得有点不客气；不过他和大老板们说话的时候，倒还是和声细气的。他的服装象二流马车夫的一样，包括一双本地制的笨重结实、底上打钉的靴子，一条深绿色的粗绒长裤，一件同样料子的上衣。在他赶着载满客人的马车上路的时候，上衣外面，还套上一件蓝罩衫，罩衫的领口、肩头、袖口，都绣了五颜六色的花纹。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军人的生活使他形成了

①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军队遣散。

② 皮埃罗是个丑角的名字。

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和服从上层人物的习惯；虽然他对老百姓随随便便，但不论对哪个阶层的妇女，他都非常尊重。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他“用车子装人”装得多了，结果把旅客都看成是会走路的货物，这种货物上了车后，并不象运输行的主要商品那么需要小心照料。

皮埃罗坦知道，自从议和^①以来，大势所趋，他那一行有了很大的变革，他也不甘心落后于发展的时代。因此，从春天起，他就常常谈到那辆在大名鼎鼎的法里·布雷曼造车厂定做的大马车，旅客越来越多的现象，也使他不得不买一辆大客车了。那时，他的资产只有两辆马车。一辆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属于两轮马车那一类，在冬天使用，他向税务局呈报纳税的也只是这一辆。这辆马车的两侧凸起，车厢里有两条板凳，坐得下六个旅客。板凳上虽然蒙了一层于特雷克黄绒布，坐下去还是硬得象铁。两条板凳中间有根横木为界，横木安装在马车里面两边板壁的凹槽内，在背脊那么高的地方，可以随意装上去，拆下来。

这根横木外面包了一层绒布，可是好看不好用，皮埃罗坦把它叫做“靠背”，旅客们却拿它没有办法，因为它既难拆下来，又难装上去。如果说它装拆起来很困难，那装好之后，旅客的肩胛骨却还会更难受；要是你让它横在车厢里，那上车下车都不安全，对于妇女尤其危险。这辆马车两侧鼓起，活象一个孕妇的大肚皮。虽然每条板凳只应该坐三个旅客，却时常有八个人坐在两条凳上，挤得象桶里装的鲱鱼一

^① 指一八一五年法国战败议和。

样。皮埃罗坦居然认为旅客这样坐得更稳，因为他们紧紧挤成一团，摇也摇不动；而三个旅客坐一条板凳却永远撞来撞去，在路上颠簸得厉害的时候，他们的帽子还可能会撞着车篷，那就要撞扁了。在车厢前面，有条木板凳，这是皮埃罗坦的座位，那里也坐得下三个旅客。大家都晓得，坐在那里的旅客叫做“黄鱼”。有时，皮埃罗坦还要搭上四条“黄鱼”，自己却坐在旁边的一个木箱子上。木箱钉在车厢的前下方，本来是给“黄鱼”做踏脚用的，里面总是塞满了稻草，或者是不怕踩的行李。这辆马车的车厢外面漆的是黄色，上部漆了一道理发店标志似的蓝色长条，作为装饰。在车厢两侧的蓝色长条上，都漆上了银白色的大字：“伊勒—亚当——巴黎”，车厢后面漆着：“伊勒—亚当班车”。

我们的后代要是当真以为这辆马车只能拉十三个人，而且包括皮埃罗坦在内的话，那就错了。这辆马车还有一间四方的行李房，上面盖着一块油布，里面堆着一些大、小箱子和包裹。每逢盛大的节日，这里也坐得下三个旅客；不过谨慎小心的皮埃罗坦只让他的老主顾坐在那儿，而且还要走过检查站三、四百步以后才能上车。车夫们把这间行李房叫做“鸡笼”，那里面的旅客每逢路上有个村镇，而村里又有个警察岗哨，就得提前下车步行。那时，警厅“保证旅客安全”的规章明文禁止超额载客，如果皮埃罗坦公然违法，警察虽然大都是他的朋友，也不便于包庇。因此，皮埃罗坦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在星期六下午或者星期一早上，装上十五个旅客。为了要拉得动这辆马车，他就给他那匹

名叫“红脸”的超龄老马找了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只有一匹小驹那么大，但他却把它说得好得不得了。这匹小驹是匹雌马，名叫“小鹿”；它吃得少，劲儿大，永远不会累垮，真算得上是一匹价值千金的好马。

“我的老婆宁肯不要红脸这样的大草包，也舍不得小鹿哩！”遇到旅客跟皮埃罗坦开玩笑，说他的小马有名无实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嚷着说。

另外一辆马车和这一辆不同，它有四个轮子，构造古怪，被称为“四轮马车”，坐得下十七个旅客，虽然只该坐十四个。它走起来响声这样大，只要一走出峡谷前山坡上的那片树林，伊勒一亚当的人就会说：“瞧！皮埃罗坦来啦！”它的车厢分成两间，一间叫做“内座”，里面有两条板凳，坐得下六个旅客；另外一间有点象篷车，在车子前部，叫做“前座”。前座有一扇镶着玻璃的门，奇形怪状，开关很不方便，要描写它，非得花费很多的笔墨，才有可能讲得清楚。这辆四轮马车还有一个带软篷的顶楼，里面塞得下六个旅客，外面用皮制的门帘挡风。皮埃罗坦坐在前座的玻璃门下一个几乎看不见的位子上。

所有的公共马车都得纳税，这位伊勒一亚当的马车夫却只给他的两轮马车上捐，并且说它只能坐六个旅客，但他每次驾驶四轮马车的时候，也用这一张行车执照。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非常奇怪；但在开始征收车捐的时候，税局也不敢过分认真，只好容忍马车夫耍的那些欺骗手段。这却使车夫们相当满意，用马车夫自己的话来说，这样他们才

这一年的初秋，一个星期六的早上，皮埃罗坦双手穿过罩衫上开的口子，插在裤子口袋里，站在“银狮”旅馆车马出入的门口。从门口往里看，看得见旅馆的厨房和又深又长的院子，在院子的尽头，隐隐约约还可以看见阴暗的马房。往达马坦的客车刚开出去，笨重地追赶着杜夏车行的几辆客车。时间已经是早上八点多钟了。门廊上方看得见一块长方形的招牌，上面写着：“银狮旅馆”。在高大的门廊下面，小马夫和运输行的搬运夫正在瞧着马车“出动”。这种“出动”能叫旅客上当，使他们以为马永远能走得这么快。

“要不要套车，老板？”皮埃罗坦的小马夫见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这样问他。

“已经八点一刻了，我还没有看见我的旅客呢！”皮埃罗坦回答说。“他们钻到哪里去了？还是照旧套车吧。管它有没有货运。天啊天！天也不晓得今晚把旅客送到哪里去好，因为天气太好了。而上我这里登记的却只有四个旅客！这真是礼拜六的好生意！当你急着要钱用的时候，总是这样的！这真是个倒楣的行当！干这行可真倒楣！”

“要是旅客太多，你叫他们坐到哪里去呢？你今天只有一辆小马车呀！”搬运夫兼马夫设法安慰皮埃罗坦说。

“我还有辆新马车呢！”皮埃罗坦说道。

“新马车在哪里？”这个胖胖的奥韦涅马夫露出了杏仁般的大板牙笑着问他。

“大饭桶！明天礼拜，它就要上路了，要坐十八个旅客哩！”

“哎唷！的确是辆漂亮的马车，大路上可要热闹了，”奥韦涅人说道。

“这辆马车象开到博蒙去的大客车一样，瞧！崭新的！漆的是金红两色，美得会把杜夏父子活活气死！我要用三匹马来拉车。已经找到了一匹和红脸配对的马，那小鹿就可以挺神气地走在前头了。喂，得了，还是套车吧，”皮埃罗坦说，一面往圣德尼门那个方向瞧着，一面把短烟斗里的烟草压压紧；我看见那边来了一个妇女和一个挟着包袱的小伙子；他们是来找“银狮”旅馆的，因为他们不理睬那些兜生意的两轮马车。嘿！嘿！我看那个妇女还象是个老主顾呢！”

“你总是空车出去，抵达的时候却满载着客人，”他的搬运夫对他说。

“但是没有货运！”皮埃罗坦说。“天啊天！多倒楣！”

墙脚下有两块很大的界石，那是为了防止车轴把墙基撞坏。皮埃罗坦在一块界石上坐了下来，但是神情不安，精神恍惚，有点反常。

刚才的谈话表面上听起来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却触动了皮埃罗坦内心深处的莫大的忧虑。什么东西能够使皮埃罗坦心绪不宁呢？还不就是一辆漂亮的马车，可以在大路上显显身手，和杜夏车行比个高低，扩大他的业务，使得旅客称便，夸奖他的马车大有改进，不再听见人家不绝口地抱怨他的“蹩脚马车”，这就是皮埃罗坦值得称赞的抱负。

这个伊勒—亚当的马车夫被自己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想要挤掉他的搭档，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对手也许不得不把

伊勒—亚当的班车生意让给他一个人干，他已经做了一件不自量力的事。他的确在法里·布雷曼公司订做了一辆马车。这家造车厂刚用英国的方形弹簧代替了法国的鹅颈弹簧和其它过时的发明；不过这些不信任人、又难通融的工厂老板，只肯见钱交货。这些老练的商人不太愿意造好了马车留在厂里占地方，一定要皮埃罗坦先交两千法郎才肯动工。为了满足他们公平合理的要求，这个要争口气的马车夫把他借来的钱和所有的财源都用光了。他的老婆、丈人、朋友都曾为他慷慨解囊。这辆漂亮的大马车，他头一天晚上还到油漆店去看过，它已经一切齐备，只等上路了；不过要它明天上路，一定得先付清车款。

但是，他还差一千法郎呢！他不敢向旅馆老板借这笔钱，因为他欠他的房租。但缺少这一千法郎，就有可能丢掉预付的两千法郎。至于买新“红脸”的五百法郎，买新马具的三百法郎，还不计算在内。新马和马具都是赊来的，要在三个月内付款。刚才，由于失望而恼羞成怒，又为了要争这一口气，他就大言不惭地说道：明天礼拜，他的新马车要上路了。其实他心里暗自盘算：两千五百法郎当中先付一千五百，也许能使车厂老板软下心来，让他提取车辆。但他考虑了三分钟之后，忽然大声嚷了起来：

“不，他们是些不通人情的狗东西！是卡住人脖子的枷锁！——还不如去找普雷斯勒的总管莫罗先生呢，”他起了一个新念头，就自言自语说，“他是个这样好说话的人，说不定会接受我开出的六个月的期票。”